

一方舞台,绘就浙江戏曲的“全家福”

——专访浙江省戏曲精粹晚会总导演翁国生

■ 本报记者 陆遥

锣鼓一响,好戏开场。18个戏曲剧种同台亮相,各展地方风华;名角新秀共同献艺,圈粉戏迷无数;11台戏曲精粹全省大巡演、超过200场精品演出,一开年,浙江就将戏曲舞台延伸至偏远海岛、山区乡镇。

无戏不成年。今年,浙江推出“浙里有戏”品牌,以“开年就是戏”为主题,为全省老百姓送上一个好戏连台的欢乐戏曲年。

其中尤为引人关注的,是一场极具融合创新的戏曲实验:“青春戏曲 百城芳华——浙江省戏曲精粹晚会”。

这场由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、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主办,浙江京昆艺术中心和各设区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承办的戏曲晚会,在杭州首演圆满落幕后,开启了全省巡演之旅。18个剧种荟萃一堂,梅花奖、文华表演奖、金桂表演奖、白玉兰奖等国家级大奖得主领衔登台,经典名段不绝于耳,每一场演出都座无虚席,叫好连连。

如何在一方舞台上,绘就浙江戏曲“全家福”?如何在剧目编排中,兼顾千年戏曲的文化底蕴与时代的青春气息?我们专访了晚会总导演翁国生,听他拆解创作巧思,探寻这幅在之江大地上徐徐铺展的戏韵画卷。

为浙江戏曲“修家谱”

记者:一台晚会同台展示浙江的18个剧种,这是前所未有的尝试,筹备时难度是不是特别大?

翁国生:在我执导了二十多台大型晚会的经历中,这是创作周期最长、也是最具挑战性的一次。

光是文本构思就耗时三个多月,其间我们开了多轮会议,听取了许多部门和专家的建议。从初步落地到首演,晚会文本整整修改了18稿。

因为年关将至,各大院团的演出任务本都十分繁重,我们与他们“见缝插针”式地磨合。

对于这样一场综合型晚会,主创团队尤其是导演组遇到的挑战是最艰巨的。每次修改都“牵一发而动全身”,需要重新协调灯光、多媒体、音效、装置、演员走位等各个环节。

记者:您形容这场晚会就像一次“修家谱”,把浙江18个剧种都请上台。您觉得最成功之处在哪里?

翁国生:浙江戏曲的多样性,不仅在于剧种数量,更在于每个剧种都有其不可替代的文化底蕴和艺术特质。

最成功之处,在于确立了18个剧种的“名分”。如果没有这台晚会,我自己可能都难以清晰地摸透浙江现存的剧种。只有通过强有力的社会行动,才能把这些散落各地的戏曲凝聚起来、展示出来。

这次,我们将聚光灯平等地打在每一个剧种身上,它们的艺术地位平等,展示平台相同。当它们在舞台上共同亮相时,这不仅是一幅震撼的画面,也强有力地宣示:我们依然真实存在,并且有生命地活着。

记者:演出中是否有意料之外的惊喜?翁国生:排练中遇到突发情况和某些限制,反而迭代出了更好的节目创意。

比如,婺剧与绍剧联演《三打白骨精》的转场,原设计中有一段天神喷火,气势磅礴。但因为场地安全规定,不得不撤下。

当时我很焦虑:如何在不变音乐、不超时的情况下填补这个转场的空白?那几天我冥思苦想,直到深夜回家路上,决定“就地取材”,让绍剧演员以取经路上的经典造型和跋山涉水的写意动作,组成一幅幅动态的师徒四人西行画面,引领着观众进入三打白骨精的表演意境。演员们在风雨中行进,没有一句唱念,却道尽了西行路上遇到的艰难险阻。当他们的的身影渐渐远去,婺剧营造的“白骨洞”阴冷景象骤然隐现,舞台“唰”地一声豁然开启,画面的视觉冲击力陡然倍增。艺术创作往往就是这样,“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

记者:整场晚会对所有演职人员的要求极高。您是如何进行指导的?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人或事?

翁国生:他们私下叫我“魔鬼导演”。



婺剧《三打白骨精》。



翁国生:京昆武生表演艺术家,一级导演,中宣部“四个一批”人才,省剧协副主席,省戏剧导演学会会长,曾二度获得文华表演奖,还是梅花奖、文华导演奖、上海白玉兰戏剧奖主角奖的获得者。代表作:京剧《飞虎将军》《藏羚羊》,婺剧《三打白骨精》,新版昆剧《玉簪记》,越剧《凤凰台》《大漠骊歌》等。

我对排练细节的苛求一直是近乎偏执的。一遍,两遍,十遍……不达到我的审美标准不罢休。大家看到的盾牌兵的列阵、武将们的身段、“跑云舞”的变幻、对打出手的流畅度,都是一遍遍推倒重来的训练下,才成就了现在舞台上整齐划一、层层叠加的震撼画面。

所有的演职人员都非常辛苦。有的演员手上还有复发的旧伤,但只要上场,都会认真完成高难度的技巧。“锣鼓一响,跟头就翻”,这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,也是真正的梨园精神。

还有更多隐于光环之外的背影——编导组、舞美、灯光、多媒体、音响、道具等各个部门,自建组开始,他们就全程跟进。正是因为这些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持续高强度的接力奋战,才成就了整场晚会的圆满呈现。

戏曲正青春

记者:眼下,浙江正在打造“青春戏曲”品牌,让青年演员崭露头角。这是否也是晚会编排中的一大亮点?

翁国生:我们这台晚会尝试将年轻人喜欢的国风演绎、新古典审美与传统戏曲相融合,用时尚的形式吸引他们走进戏曲、爱上戏曲。编导组默契配合,把一段段特别致的戏段捏合出来,呈现在舞台上。

比如,昆歌和越歌结合的《牡丹亭·思缘》以及戏歌《戏娃看戏》,它们都用流行音乐包装,就像一座桥梁,先引观众入门,再慢慢展现出戏曲的美和韵味。《戏娃看戏》是一首充满童趣的现代儿歌,通过“京小班”孩子们欢乐热闹的表演,将观众引入“空巷看竞渡,倒社观戏场”的画面,随后宁海平调、台州乱弹、京剧等多个剧种顺势登场。

记者:我们看到团队运用了许多新技术加持,这些科技是如何与戏曲舞台融合的?

翁国生:我认为科技的运用也是吸引年轻观众的关键。灯光大师周正平、多媒体专家郭金鑫精心设计的LED大屏和无缝纱幕投影,打造出渐变叠化的舞台影像空间,光影婆娑,将钱江涌潮、南宋皇城、印象西湖、江南戏台等舞美意象立体铺展,赋予了传统戏曲



京剧《满江红·岳飞练兵》。受访者供图

强烈的时代感与科技感。

戏曲“跑云舞”这一原本古老的传统程式,也在作曲家董东全新创作的音乐衬映下、在LED灯影烘托的祥云舞动下,展现出灵霄宝殿中群仙汇聚、满台华彩的天庭景象,视觉效果十分震撼。

晚会后,我看到很多观众点赞了这种演剧节奏和浓缩精华的编剧手法。我相信我们这次不仅做了一场戏曲荟萃,同时也带领大家走进了一堂浙江戏曲的推广课。在直播的加持下,更多观众被我们浙江省18个剧种所吸引,被晚会的戏曲表演形式所吸引。这些观众未来也将有可能走进线下剧场,成为浙江戏曲的忠实铁粉。

记者:您把这类创新节目比作“桥梁”,一端是戏曲本身,一端是年轻观众。您认为连接这座桥的根基是什么?

翁国生:根基一定是戏曲本体。就像我导演的婺剧《三打白骨精》之所以能获专业舞台艺术领域的国家级政府最高奖项“文华剧目奖”,其核心不是炫酷的舞台形式,而是扎实的武戏、震撼的唱念、演员载歌载舞的表演。而这场晚会之所以能出圈,归根结底靠的也是青春气息和“以歌舞演故事”的丰富表演。

每场都是限量版

记者:这场晚会是否已经引起了业界同行的关注?

翁国生:杭州首演时,北京、上海、广东、陕西等地的院团已经通过直播关注到这台晚会,并在我交流时给出了高度评价,他们由衷地点赞:到底是浙江,能做出这样一台晚会!

我常年在全国各地导戏,深知各地戏曲院团的生存境况不易。不少同行曾向我表达对浙江戏曲发展的羡慕。这份羡慕背后,其实是浙江正在形成的良性戏曲生态。从《新龙门客栈》破圈、《我的大观园》受热捧、《三打白骨精》炸圈,再到我们这场晚会的开票即售罄,都说明了:浙江的戏曲创作,始终以人民为根基,以市场为根本。只有让人真心愿意买票走进剧场的戏,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。

记者: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浙江戏曲的与时俱进。

翁国生:浙江的戏曲生态、舞台表现形式、观众结构都在向年轻化转变,这一切都推动着戏曲艺术更蓬勃地发展。

当然,对于我们戏曲创作者而言,压力也随之而来,我们必须持续推出“好戏”。

我相信,只要好戏连台、好角辈出、年轻观众不断涌入,戏曲就能形成“创作—演出—观众涌入—再创作”的良性循环,在传承与创新中持续像滚雪球般壮大,不断推出新戏、新人。

记者:目前,这台演出已经走过了杭州、

宁波、舟山、台州、温州、丽水等地。3月起,还将继续开启其他城市的巡演,能否给我们“剧透”一下后半程的亮点?

翁国生:目前演出的6场节目单,每张都不一样,可以说,我们的每一场演出都是“限量版”。

地方剧种大多结合地方方言和特色,是当地老百姓最耳熟能详的,当然要在地方舞台上浓墨重彩地推出。所以我们在保留杭城首演60%精华节目的同时,又吸纳和熔铸各地精彩的戏曲节目,确保每场演出都有不一样的火花。这样既能有机地丰富演出内容,也能让“百城芳华”真正在浙江的土地上扎根、生长、开花,唤醒每一方水土的文化自觉。

例如在舟山海岛演出时,我们融入了舟山本地的海洋神话越剧节目《东海明珠》,别具一格的渔歌曲调、渔姑舞蹈,舟山海洋氛围的风土人情景象尽显于晚会之中,演出气氛非常活泼。在温州演出时,我将平阳地区的平阳提线木偶戏加入晚会的《赏心乐事》篇章,充满童趣的木偶表演使得晚会霎那间增添了不少灵动性和奇幻感。温州瓯剧、越剧以及永嘉昆曲的诸多优秀演员的加盟,又使温州站整台晚会的戏曲色彩更加多元、别致,更加璀璨。

3月起,这台晚会还将开启衢州、金华、绍兴、湖州、嘉兴场的巡回演出。在金华,我会扩大浙江婺剧“文戏武唱、武戏文做”的独特表演风格,将婺剧的节目更多元化。在绍兴,我会融入浙江绍剧铿锵悲壮的唱功特点,加强“绍兴大班”文戏节目的表演分量,穿插绍兴越剧名角的精湛演出,邀请梅花奖得主施洁净、吴素英、张琳等优秀演员加盟,使得绍兴地区的晚会演出更显精致。在湖州、嘉兴,我会在晚会节目中交融湖剧、皮影戏、海盐灯会等当地稀有剧种和非遗节目,更显杭嘉湖地区的浓郁风土人情。最后,这台晚会将再次回到原点杭城,在杭州临平大剧院完成收官演出。

记者:您认为这场晚会,对全省戏曲发展有哪些积极意义?

翁国生:它是一次浙江戏曲人才梯队的盛大检阅。从优秀的青年演员,到“新松计划”的新秀,再到摘得白玉兰奖、梅花奖、文华奖等国家级艺术奖项的中坚力量,勾勒出了浙江戏曲薪火相传、生生不息的发展脉络。很多年轻演员在现场眼含热泪,因为他们看到了标杆,也看到了自己可以奔赴的艺术未来。

同时,这场晚会践行了守正创新的创作理念。我们既牢牢守住了18个剧种的根本,原汁原味呈现了它们的声腔、身段、表演风格和绝技;又以美轮美奂的舞台设计、现代新颖的导演思维,让传统戏曲以“百花园”式的绚烂姿态尽情绽放。守正,是牢牢守住传统戏曲的本体;创新,是接轨现代意识进行崭新创作理念的表达。二者合一,传统戏曲才能真正活在当下,走向未来。

延伸阅读

地方小剧种,绽放大光彩

浙江是南戏的摇篮,素有“一部中国戏曲史,半部在浙江”的美誉。浙江省共有戏曲剧种18个,除了越剧、婺剧外,还有绍剧、台州乱弹、湖剧等相对“小众”的剧种。一起来看看这些剧种如何与时俱进、守正创新,不断焕发新的活力。

绍剧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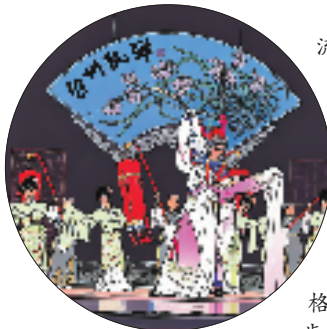
绍剧又名“绍兴乱弹”,俗称“绍兴大班”,是我国乱弹戏剧传存在绍兴的一支。其唱腔响亮宏大,悲壮激越,其表演豪放洒脱,文武兼备,形成了粗犷雄壮之特色,其中以猴戏最为出名。

新版绍剧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巧借布景、灯光、音乐等手段,在尊重经典的基础上进行全新演绎,更加凸显人物特色,也更具视觉冲击力。绍剧电影

《孙悟空大战红孩儿》尝试运用舞台特效,大胆加入流行音乐,巧妙融入网络流行语,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关注。

2023年,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上,一段绍剧猴戏成为暖场节目,让文武俱佳的绍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。

台州乱弹



台州乱弹诞生于明末清初,流行于台州和宁波南部、温州北部各县。因黄岩县的乱弹班最多最著名,故又称“黄岩乱弹”。

由于长期受当地语言、习俗和民间艺术的影响,台州乱弹形成了粗犷、淳朴、激昂的艺术风格。比如花脸的台步是每走一步,两手都要左右摆动,而且动作幅度较大,手指常如虎爪

助气势,并用三退步、三捶胸的强烈动作来表现内心的愤怒和痛苦。此外还有许多绝技,如“一马双鞍”“耍牙”“双跑马”“耍钢叉”“甩火球”以及龙形、龙步、龙爪等表演都别具一格。

2005年,台州乱弹剧团重新组建,用现代视角重新演绎经典,开启蝶变之路。原创大戏《戚继光》《我的大陈岛》《我的芳林村》《追星者》四进国家大剧院。二十余年间,创排出近二十本大戏和三十多出折子戏,还登上了央视春晚等高规格舞台,多次赴美国、德国等进行海外交流演出。

湖剧



湖剧旧称“湖州滩簧”,又称“湖州文戏”,流行于湖州等浙北一带以及江苏、上海、安徽等毗邻地区。湖剧的起源,一般认为是由民间歌舞说唱的曲艺发展而来,在清道光年间发展为舞台演出的小戏。

1956年,湖州湖剧团改编演出《麒麟带》,被誉为“浙江一块宝,全国一朵花”。后陆续改编演出了《朱三刘二姐》《长城歌》《太湖红浪》等剧目,影响较大。

2021年,一出好戏《国之守钙》闯入人们的视野。作品讲述了湖州籍“两弹一星”元勋屠守锷的传奇人生故事。这部剧让传统的湖剧走进剧院、校园、社区,好评不断,打破了湖剧大戏演出沉寂近20年的局面。近年来,湖剧《姐妹观灯》《一片叶子》等作品还登上了央视大舞台。

(据《浙江通志》和潮新闻,本稿图片均由AI辅助制作)



一个舞台,展示浙江18个剧种。

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 董旭明 摄